



〔埃及〕纳吉布·迈哈福兹著

三部曲之三

甘露街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埃及〕纳吉布·迈哈福兹

甘露街

(三部曲之三)

黎宗泽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北京

1209507

نجيب محفوظ
السكرينة

本书从 ١٩٥٢ الطبعة الأولى
版译出 دار الكتاب العربي بـمصر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甘 露 街
Gan Lu Jie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 字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258,000 开本 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 11 $\frac{1}{2}$ 插页 5

1991年11月北京第1版 1991年11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580

ISBN 7-5016-0114-3/I·114 定价 5.55 元

她们把脑袋都凑在火盆周围，伸手烤火。艾米娜的两只手瘦得暴着青筋，阿依莎的两只手很坚硬，乌姆·哈纳菲的两只手粗糙得象龟背，只有纳依玛的两只手细腻白嫩。一月天正寒，堂屋里的每个角落都结了冰。这间堂屋还保持着旧时的模样，地上铺着花花绿绿的席子，角落里摆着几张长沙发，只有天花板上挂着的大煤气灯已经不见了，原地安了一盏电灯。同样地，人们的起居室也有了变化，喝咖啡的聚会地点又挪到楼下来了，而且因为父亲不愿意爬楼梯，全家人也都挪到楼下来住了。此外，更大的变化则表现在这家人身上，艾米娜的身体干瘪了，她的头发已经变得雪白，刚刚六十岁，相貌却象七十岁了。但是，艾米娜的变化比起阿依莎的憔悴和衰老来还算不了什么，这个年轻女人的头发仍然是金黄色的，眼睛也仍然是蓝色的，但无神的目光里没有一点生气，苍白的皮肤好象是生了什么病，她那张脸上的颧骨突出，眼窝和两腮坍塌，哪里还象一个三十四岁的女人？对于乌姆·哈纳菲来说，过去的岁月，在她身上留下了痕迹，但她的内脏没有变化，尤其她的脂肪和肉几乎没有减少，反而在皮肤上、脖颈上和嘴的周围越堆越厚。她那两只眼睛倒看得出是在分担着这家人的沉默、忧愁。只有纳依玛情况不同，她在这几个人中间，好象是一朵被种植在墓地里的玫瑰花。她是一个正值十六岁的美丽少女，一头金发梳理成环形发式，两只蓝眼睛装饰着

这张面孔，和阿依莎年轻时完全一样，也许更加美丽动人。但是，她苗条得象个天使，两只眼睛里反映出温顺和懦弱，表现出一副纯洁、天真和对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样子。她紧紧地靠着母亲的肩膀，仿佛一刻也离不开。乌姆·哈纳菲在火盆上面搓着两手说：

“这座大楼修了一年半，本星期总算要交工了，工人们也该从上面下来了！”

“这是卖冷饮的布尤米伯伯的大楼！”纳依玛用开玩笑的语气说。

阿依莎从火炉上抬起眼睛来，默默望着乌姆·哈纳菲的脸。她们全都知道拆毁的那所旧房子本来是穆罕默德·雷德万的，后来工人们在原地盖上了一座四层的大楼，叫做“布尤米·舍尔巴特利伯伯大楼”。人们想起了一些过去的往事，象亚辛和玛莉娅的关系，但是，玛莉娅哪去了呢？也想起了玛莉娅的妈妈和布尤米·舍尔巴特利的关系，布尤米半继承半购买地得到了这所房子，过了这么久，生活仍然是生活，人们的心仍然是那么快乐！乌姆·哈纳菲接着说：

“布尤米伯伯的新铺子可漂亮了，太太！有饮料，有冰激凌和糖果，镜子、电灯，里外通明，收音机昼夜都在唱，我的天！让理发师胡斯南伯伯，卖蚕豆的德尔维希，卖牛奶的富利和卖煎饼的艾布·赛利尔看看吧，他们的破烂小铺跟他们老朋友的大楼怎么比？”

“赞颂施恩的真主！”艾米娜边把披巾搭在自己的肩膀上边说。

“大楼的墙把我们家晒台的这一边遮挡住了，等那里住上人的时候我们还怎么上晒台呢？”纳依玛用胳膊搂住母亲的脖子

说。

艾米娜为了安慰阿依莎的心不能忽略美丽的外孙女所提出来的问题，于是她说：

“你不用管有人住没人住，你愿意上去玩就尽管上去好了！”

她偷眼去看阿依莎，观察她对自己的温柔答复有什么反应，因为她对女儿的情况特别担心，就好象害怕她一样。但是，阿依莎这时正聚精会神地瞅着父亲的卧室和她自己的卧室中间那个衣架上面的镜子。她那种爱照镜子的习惯还没改变，虽然她现在这样做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天长日久，她对自己那副苦难相已经不再感到畏惧了，她常常在内心里问自己：“从前的阿依莎哪去了？”她也会毫不在乎地反问：“穆罕默德·欧斯曼和哈利勒到哪去了？”艾米娜看到这种情况就紧张起来，并且马上会影响乌姆·哈纳菲，她也跟着紧张起来，她在这个家庭里生活了一辈子，也同样分担着这一家人的痛苦。纳依玛站起来朝客厅和饭厅中间放着的收音机走去，扭开了电钮，说：

“到播放歌曲的时间了，妈妈！”

阿依莎点着一根纸烟深深地抽着，艾米娜注视着在炉子上面凝成云雾的轻烟。收音机里送出了歌声。

“美好的旧日友情，回来吧，我在想念你！”纳依玛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来，用呢外衣裹紧了身体。她和她母亲过去一样，特别喜爱歌曲。她懂得怎样听、怎样记、怎样用美妙的声音把它唱出来。这种嗜好并不影响她的宗教感情。她把自己的大部分感情都倾注在宗教上了，她按时礼拜，从满十岁起就把斋，她常常幻想后世。外祖母要她一起到侯赛因墓去谒陵，她总是非常高兴地去。然而这并不影响她爱唱歌，她一个人不论在卧室里还是在洗澡间，总是唱歌。阿依莎溺爱她的一切举动，她是阿依莎悲惨生

活中仅有的一线光明希望，阿依莎喜爱女儿对宗教的虔诚，同样地喜爱女儿的歌声。甚至喜爱女儿缠磨她。就是做得很过分，她也不烦，而且，她还鼓励和爱抚她，任何议论她女儿缠磨人的话，她一概不听，而对指责她的话更感到不耐烦，尽管那种指责是无心的或是善意的。她在这个家里除了闲坐、喝咖啡和吸纸烟以外，什么也不做，如果母亲叫她去一块做点活，那并不是需要她帮忙，而是要为她找一点安慰，以免她独自思虑而烦恼，她就会厌烦地用一句习惯说的话来推托：“哎呀您叫我待着吧！”她也不允许纳依玛动手做什么活计，就仿佛女儿稍微动一动都会使她害怕似的。假如她可以替女儿礼拜的话，她也早就那样做了，以免女儿弯腰费力。艾米娜一再跟她说：“纳依玛已经快到结婚的年龄了，也该学习一些作主妇的事情了。她就用怨恨的口吻对母亲说：“您没看见她瘦得象个鬼似的吗？我的女儿没一点力气，您就随她去吧！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她我什么希望都没有了。”艾米娜就没法再说下去了，因为她的心为女儿忧愁得都碎了。她见女儿已经成了失望的化身，那张苦难的脸毫无生气，于是，她忧愁地溜开了。这种不愿意招惹女儿不耐烦的作法已成了习惯，她总是用宽宏的心胸和容忍的感情来迎接女儿的冷酷回答和严肃的脸色。收音机的声音一直在唱：“美好的旧日友情，回来吧，我在想念你！”阿依莎一面吸纸烟，一面听歌。过去她一向喜爱听这支歌，现在仍然爱听，忧愁和失望并没抹煞她对它的感情。也许由于这支歌总是重复那些忧愁和失望的内容，使她心里的这种感情更加强烈，现实中却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使她回忆过去那美好的恩爱。不仅如此，她还经常暗自思索：难道过去的事是真实的而不是无稽之谈的幻想吗？如果它是真实的话，我自己久居的家庭在哪里？恩爱的丈夫又在哪里呢？欧斯曼和

穆罕默德又在哪里呢？难道那八年的时间一去就再不能复返了吗？除了在极个别的情况下，艾米娜才对这支歌子表示满意。在她看来，收音机的主要优点是让她能够听《古兰经》和新闻报导。至于播颂的那些歌曲，当她听到那些伤感的词句时，一方面是自己难过，另一方面又怕女儿听见伤心。有一次，她对乌姆·哈纳菲说：“这不是哭嚎吗？”她时时想着阿依莎，甚至会因忧虑女儿的悲惨命运而忘掉自己内心遭受到的痛苦，除了去拜谒侯赛因和其他先贤们的陵墓以外，这种愁思从来也没有离开过她的，她感谢艾哈麦德解除了对她的束缚，任她随意去拜谒各清真寺。她也不是旧日的艾米娜了，由于忧愁和轻微的疾病，她发生了变化，随着岁月的流逝，她失去了坚持劳动的惊人的耐心和好清洁、爱整齐、把一切布置得井井有条的出色毅力。现在除了艾哈麦德和凯玛勒的事情以外，她再也不关心别的了。她把厨房和储藏室全都交给了乌姆·哈纳菲，自己只是照看一下，甚至连这一点也是漫不经心的。她对乌姆·哈纳菲十分信任，同时，女仆人对这个家庭和家里所有的人也毫不见外。她和女主人的年龄相仿，既分享了女主人的快乐，也分担了女主人的忧伤，她一直生活在这个家里，甚至变成了这个家中一个成员。她诚心诚意地为他们的快乐而高兴，为他们的忧愁而悲伤。她们全都沉默下来了，过了一会儿，好象歌声吸引住了她们一样，纳依玛说：

“今天我在马路上遇见旧日的女同学瑟莉玛了，当初她和我一起上小学，可是她明年就要高中毕业了。”

“要是外祖父答应你升学，你一定会比她还优秀，但是，外祖父没答应！……”阿依莎怨声怨气地说。

艾米娜明白她说“外祖父没答应”这句话里包含着她的不满情绪，就接口说：

“外祖父的意见总是有道理的，你看她这弱不禁风的样子，一点累都受不了，你愿意让她到学校去受那样的劳累吗？”

阿依莎摇摇头一句话也没说，纳依玛却忧郁地说：

“我希望多上点学，现在的姑娘们都跟男孩子一样地上学呢。”

“她们都上学是因为她们找不着丈夫，象你这么漂亮的姑娘……”乌姆·哈纳菲鄙视地说。

“你已经小学毕业，是个女学生了，我的好姑娘！难道还不够？”艾米娜同意地点着头说，“你并不需要找工作，让我们祷告真主使你强壮，求真主用健康和肥胖装饰你那可爱的美貌！”

“我希望她健康可不希望她胖，”阿依莎恼恨地说，“肥胖多蠢啊，尤其是姑娘们！她妈年轻的时候，一点也不胖，谁都说漂亮！”

“真的，纳依玛，那个时候你妈可漂亮了，人人见了人人夸！”艾米娜微笑着温存地说。

“后来她妈变得人人见了人人发愁呢！”阿依莎叹息地说。

“求真主恩典你！”乌姆·哈纳菲嘟囔说。

“你应允吧，真主！”艾米娜抚摩着纳依玛的脊背说。

她们又沉默了，直到歌声唱出“我希望每天看见你”的时候，忽然传来大门一开一关的声音，乌姆·哈纳菲说：“老爷回来了！”她立刻站起来出去拧亮了台阶处的灯。接着她们听到了熟悉的手杖声音，他出现在堂屋的门口，她们全都规规矩矩地站了起来。他站了一会儿，望着她们喘了喘气，然后说：“晚安！”她们异口同声地回答：“祝您幸福！”艾米娜抢先到他的卧室里去开灯，主人跟在她后面，已经显得老迈了。他坐下来缓口气。现在还不到晚上九点钟！他的装束仍旧是长袍、呢外衣和绸子披巾，完

全是旧的打扮，但是脑袋上的头发和唇边的胡须已经雪白，身体已经消瘦，看不到往日的脂肪和肌肉了，所有这一切都和他早回家一样，是新时代带来的变化。这些时代的变化中还有一件事情，那就是他只用一碗精制奶乳和一个剥好的柑桔作晚餐，代替了美酒、下酒菜、肉和蛋。他那两只蓝色大眼睛，仍然炯炯有神，这标志着他对生活的贪爱并没有减弱。他照习惯由艾米娜帮着脱下衣服，然后穿起大褂和毛绒便衫，戴上了小帽，坐在大椅子上。然后艾米娜给他端来晚饭，他就漫不经心地吃起来。接着艾米娜又给他端来半杯水，他拿起药瓶子往杯里滴了六滴，然后皱着眉头、厌恶地喝了下去，他喃喃地说：“感谢养育世界的真主！”医生时常嘱咐他：这是一种慢性病，必须经常按时吃药，医生还时常警告他不可疏忽大意，血压高严重起来的时候，心脏会受影响。经验使他不能不相信医生的话，因为他吃过不听医生话的苦头。他不止一次地违反医嘱，因而也就不止一次地吃过苦头，因此，他不得不乖乖地听医生的话。除了医生允许吃的东西以外，决不任意吃喝，也决不在晚上九点钟以后出去夜游。但是，他心里还抱着希望：在无所不能的真主慈悲之下，有一天，他会恢复健康，享受安乐美好的生活，即使这种生活远不如过去那样好也行。他高高兴兴地侧耳倾听收音机传出的歌声。艾米娜坐在那条小褥垫上，和他谈论今天的寒冷和上午下雨的情况，他并没有注意听，然而，却高兴地说：

“我听说今天晚上电台要播送老歌曲……”

艾米娜微笑着表示高兴，因为她喜爱那种歌曲，也许主要是出于附和丈夫喜好这种歌曲的感情。主人很兴奋，眼睛射出愉快的光辉，可一会就消失了，甚至情绪冷漠下来。他对任何高兴的事，都是半乐不乐的，或者突然不乐了。他从不切合实际的幻

想中清醒过来了。现实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过去是一场梦，亲热、欢乐和健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吃喝玩乐的滋味根本尝不到了，还有什么东西值得人高兴呢？他走在地上象骆驼一样的步履和发自内心的响亮的笑声都哪去了？通宵陶醉的种种乐趣又到哪去了？今天，他被迫在九点钟回家，十点钟睡觉，吃、喝、走路都要数好了是几分钟，以便记入医生的记事簿。时代的变迁使这个被悲哀笼罩着的家庭变成了他的住所和他活动的地方，苦难的阿依莎也变成了插在他两肋间的一把钢叉，他无法弥补她在生活上的损失，对她的前途更不放心，将来她会不会变成一个失去父母、孤苦伶仃的女人呢？他对自己的健康最担心，身体日渐瘦弱。他最害怕自己丧失了体力，象死人似地卧床不起，就象许多亲近朋友那样躺在床上不死不活的。这些想法好象苍蝇一样，在他脑子里嗡嗡作响。他求真主保佑，避免这种讨厌的情况发生。是的，他要听那些古老的歌曲，即便他在歌声中睡着了……

“不要关收音机，就是我睡着也不要紧！”

艾米娜微笑着点点头表示回答。他叹息了一声说：

“上楼梯太累人了！”

“你好好休息休息吧，我的老爷！”

“楼梯口那里冷森森的，冬天真讨厌！”接着，他问：“天这样冷，你还象往常一样地坚持到侯赛因去谒陵吗？”

“为了谒陵，什么困难都不怕了！”她似乎腼腆又似乎发慌地说。

“我也该这么做！”

“我游览圣洁的陵墓是为了替你祷告健康！”她讨好地说。

他是多么迫切地需要真诚的祷告啊！一切好事全被禁止了，

甚至每天早晨习惯用来刺激身体的冷水浴也被医生禁止了，据说冷水浴对静脉管有很大威胁，既然一切好事全都变成有害的了，那就求真主慈悲我们吧！过了不大工夫，听到有人开门、关门的响动艾米娜抬起眼睛来喃喃地说：“凯玛勒回来了！”几分钟后，凯玛勒走进父亲的卧室。他穿了一件黑长袍，越发显得又高又瘦。他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唇上留着一撮浓密的小黑胡子，平添了威严和成年人的气派。他看着父亲一边问候一边弯下身去吻父亲的手。父亲微笑着叫他坐下，习惯地同他说：

“从哪来，先生？”

凯玛勒非常满意这个亲切和善的口吻，因为这是经过多少年才争取到的。他坐在大椅子上，回答说：

“和几个朋友下咖啡馆去了！”

是些什么样的朋友？不过他的老成持重是超过他的年龄的。晚上，他常常待在书房里，他和亚辛虽然各有各的可厌之处，但是他们俩毕竟不一样，父亲又微笑着问：

“你今天参加华夫脱党的会议了吗？”

“参加了，听了穆斯塔法·纳哈斯的讲演，今天的场面很隆重！”

“我听说这是一个很隆重的会议，可是我不能去，只好把请帖转送给别人，我这个身体真是一点累也受不了！”

“求真主使您强壮！”凯玛勒心怀同情，喃喃地说。

“没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情吗？”

“没有，今天很顺利，警察也和往日不同，只是远远地监视着。”

“我们再谈谈老问题吧，”艾哈麦德高兴地摇着头，故意地问道：“你还坚持在课余时间不肯教补习课的错误看法吗？”

当他发现不得不表示反对父亲的意见时，仍然感到有些慌乱和不知所措，他柔和地说：

“我们不用再谈这个问题了！”

“每天都有朋友来要求我，请你给他们的子女补课，你不要错过这好机会，把好事往外推。补习课是当老师的一项了不起的经济来源，何况请你补课的又都是当地的财主。”

凯玛勒虽然作出了有礼貌地拒绝的表情，却没说一句话。父亲遗憾地接着说：

“不去教补习课，反而把时间浪费在无休止的阅读和毫无代价的写作中去，这是你这么聪明的人应有的作法吗？”

“你应该象喜爱学问一样地喜爱金钱！”艾米娜对凯玛勒说，然后她又转过来对着主人有些骄傲地微笑着说：“他象外祖父一样，喜爱学问胜过一切！”

“我们就说说他外祖父吧！”艾哈麦德不满地大声说：“难道他外祖父能比得上穆罕默德·阿卜杜胡教长①？”

她虽然一点也不了解穆罕默德·阿卜杜胡教长，却激动地说：

“怎么不能比，我的老爷？四邻八坊的人们不论宗教的事、世俗的事都来找他！”

主人爱开玩笑，忍不住笑着说：

“象他那样的人现在一个小钱能买十个！”

主妇的脸上显出反抗的神色，却没说出话来。凯玛勒有些同情母亲，也只是忸怩地微笑着。他告辞走出卧室，在堂屋里，纳依玛拦住他，要他看她的新连衣裙。她去拿衣服，他坐在阿

① 十九世纪末叶至二十世纪初的爱资哈尔大学教授，是该校的革新派领袖，在埃及的影响很大。

依莎身边等着。他和家里的其他人一样，总是用抚爱纳依玛来安慰阿依莎，同时他也喜爱这个年轻的姑娘，就如同过去喜爱她的母亲一样。纳依玛把连衣裙拿来了，他把它摊在自己的手上，露出喜爱的神情，并且同情而怜爱地端详着穿它的人，欣赏她那娴静的美貌和天真的娇气。他心情忧郁地离开了这个地方。家里人的情况——甚至他们的衰老，全让他发愁！他看到父亲原是那样强横暴烈，现在竟变得这样虚弱，母亲的衰老也标志着她的年龄已高。他看到阿依莎的面容憔悴不象原来那么漂亮了，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苦难和死亡。他到了楼上自己住的那套房间——这是他自己的说法，因为他在这里独自占着一间卧室和一间书房，这两间屋子全临向两宫之间这一面。他脱下衣服，穿上便衫，披上绒外套，朝书房走去。这间书房在靠阳台的地方摆了一张大书桌，两边放有两个书橱。他至少要读一章柏格森^①的《道德和宗教的两个来源》，并且要把他给《思想》杂志写的每月评论的稿子作一次最后的审订，那篇论文是讨论实用主义的。他为了哲学是不惜花费时间的，甚至会延长到深夜，这是他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只有在这个时刻才感到自己是个人。至于一天中的其他时间，包括他在希勒哈达尔小学校教课或料理一些生活必需的事情所花费的时间，他认为那里面隐藏着一般动物的生活准则，不是为了自己安全，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他对自己的工作既不喜欢也不尊重，但是，他决不怨天尤人，以免受到人们幸灾乐祸的嘲笑，在自己家里尤其是这样。他在教员当中是一个有地位受器重的人，校长委托他做一些教师的业余工作，因此他自嘲为这是卖身为奴，一个

① 柏格森(1859—1941)，是二十世纪初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变的哲学”的创始人，“非理性主义”的主要代表。

奴隶不正是从事自己所不喜欢的工作吗？其实，他爱出人头地，从小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这就促使他特别勤勉和矜持，对什么事都一丝不苟。他从一开始就下决心，要在学生和教师中间做一个受尊重的人。他的愿望得到了满足，他不但受人尊重，而且也讨人喜欢，尽管他有不讨人喜欢的大鼻子和大脑袋。不说，它们俩——这个大鼻子和大脑袋——给他带来的痛苦是使他作出这个坚强决定的主要因素，而他这种受尊重的人格也是由这个决定产生的。他知道自己脑袋和鼻子会引起许多麻烦，于是就决定设法防止嘲笑者的诡计。是的，在课堂上或学校的游戏场上，他有时躲避不开那种挤眉弄眼的表情，就用严厉的态度来对待之，然后再用体贴的感情笼络对方，直到他的解释和教导发生作用。他在教学之中时常选择一些新奇动人的内容，如民族的遭遇和革命的回忆等等，博得了学生的“群众舆论”拥护，这种情况更保证了那种麻烦事在刚刚出现时就化为乌有了，只有实在必要的时候才突然拿出严肃态度来。起初那毫不留情的挤眉弄眼的表情使他非常痛苦，特别能引起他回忆那些遗忘了的伤心事。不过到了后来，在那些小学生的幼稚心灵里所获得的崇高地位却使他感到高兴，因为他们是用爱戴和尊敬的眼光看他的。他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关于《思想》杂志上的每月评论文章，他害怕校长和教员们问到他这些论文所叙述的新旧哲学，因为论文中有时是用和教育当局的意志不相符合的词语来指责信仰和道德的。而教育当局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读《思想》杂志。后来他才知道那份杂志的印数不超过一千本，其中有半数要卖到其他阿拉伯国家去。于是他对于给那家杂志写稿子更有了勇气，因为这不会妨害他本人和他的职业。在这很短的时刻里，这位“希勒哈达尔小学校的英语教员”变成了漫游在

广阔思想领域中的自由旅行家。他阅读、思考,然后把一切心得写在他的每月评论里。渴望知识、热爱真理、在理论上冒险的精神、追求安慰、减轻笼罩着他的愁苦,以及存在他内心里的凄凉感觉全都迫使他继续奋斗。他有时候用斯宾诺莎所主张的“实体统一”来解除自己的孤寂;有时候用附和叔本华^①的灭绝意志的说法以安慰自己微贱处境;有时候从莱布尼兹^②的哲学中吸取一点关于灾难的解释,以便冲淡一些对阿依莎的苦难的同情;也有时候用柏格森的活力来灌溉他那颗渴望爱情的心。不过,他这样接连不断的奋斗却不能斩断相当于刑罚的那种惶惑情绪的魔爪。真理是一个爱人,人类的爱人不能没有卖弄风情、拒绝和斗智,并在占有和往来强烈的引诱下激起怀疑和嫉妒。真理和人类的爱人同样是变幻莫测的东西,因为它有着许多张面孔、嗜好和变化,它往往也少不了调皮、欺骗、冷酷和骄傲。每逢惶惑情绪统治着他,使他丧失斗争力量的时候,他就安慰自己说:“也许我就是被惩罚的人,但是我是有生命的,人类全是有生命的,人类所以称得起是有生命的,决不是毫无代价的!”

二

审查帐目、核对钱数和盘点昨日的存货是艾哈麦德·阿卜杜勒·吉瓦德很久以来认真仔细地从事着的工作,但是,今天他

① 叔本华(1788—1860),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普鲁士贵族地主思想家,主要著作为《世界意志和表象》,主张唯意志论。

② 莱布尼兹(1646—1716),德国自然科学家、数学家、哲学家。他力图调和宗教和科学,用神的意志来解释人们所遭遇的灾难。

对这件工作却感到了厌烦，这是在他上岁数和患病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他趴在台斯迷镜框下的帐桌上，那撮银白色的小胡髭几乎被由于面容消瘦而越发显得大的鼻子遮没了，这一副相貌是很值得人同情的。至于他那个将近七旬的伙计和助手加米勒·汉姆扎维的相貌就更值得怜悯了。他只要招待完一位顾客，就想坐下来喘喘气，艾哈麦德有些怨恨地暗想：“我们俩要是公务员的话，到了这样的年龄一定可以领取养老金，用不着辛辛苦苦地工作了！”他从帐本上抬起头来说：

“看来经济危机还是有点影响。”

“那还用说，不过今年总比去年强，去年也比前年强，无论如何，总该感谢真主……”加米勒·汉姆扎维撇着两片衰老的嘴唇，愤恨地说。

一九三〇年前后，被他的商界朋友称作“恐怖时期”，那时候由于易司马仪·西德基^①在政治上进行独裁统治，使经济发生了空前的危机。商人们等待着破产关门，朝不保夕，他们翻过秤盘来，思虑着明天可能发生的不幸。艾哈麦德总算幸运，因为他受着破产的威胁虽然有一年多，但是毕竟还没破产。

“是啊，无论如何总该感谢真主！”

他发现加米勒·汉姆扎维垂下了眼皮说。

“可是你我相处的时间比家人还长，你应该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主人鼓励他说。

“咱们的交情使我难开口啊，先生！”

交情？这是他心里从来没想过的问题……

“你真要……”

^① 埃及人民党领袖，于一九三二年任埃及首相。